

阿占专栏 词与物

人间小景

海边青春祭

阿占

若盘点海边生长史，没有哪个孩子不曾在这礁石之间蹦跳，黏滑的海藻让脚下失重，摔倒是常有的事。鲜血可以很快被海水冲洗干净，生命最初的那份伤痛却留了下来。滩涂上那些用整个下午建造起来的城堡和宫殿，似乎只是为了等待潮水的摧毁。

用丰富的内心洞察着一切，俨然一副个人主义形象，这些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七岁，或许是六岁，我就被大海的涛声、气息、韵律，以及形形色色的海洋生命深深吸引。漫天星光之下，在布满礁石的岬角，我凭借手电筒的光亮，寻找石夹红的蟹舞，全然忘记了潮水正在上涨，吞噬了回家的路。我心中暗自，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公主加冕仪式，我分明看见海洋之神捧起了珍珠的王冠……后来，警察来了，救生艇也来了，母亲在岸上哭泣，父亲暴跳如雷，还有一些邻居和远亲，围在那里轻轻地叹气。

18岁，一个男大学生带我到岬角辨识星座。他应该是学地质的，读大四，看完星座不久，就去格尔木实习了，对于我来说，那个地方比星座还遥远。犹记得，我和他站在青春的角端，一起仰望秋季星空。他说，快看，王族星座。我茫然地寻找着，除了盛大的蓝色幕布，什么星座也没找到。或许为了掩饰一种莫名的虚弱，我频频点头，佯装惊叹。他又说，王族星座包括仙王座、仙后座、仙女座、英仙座，而和王族星座有关的则是鲸鱼座和飞马座。“飞马当空，银河斜挂。”不知为什么，他的剪影有点忧伤，我忍不住想要轻触。他的眼睛在黑夜中闪烁，是我能够辨识的唯一的星座。那一刻起，我意识到爱上一个人是件具有爆发力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瞬间，像地震，来不及预警。后来，潮水在身体里凝固，我完成了青春祭祀，于风中跳起玄妙的舞，用自己的花朵打开一片天空。

30岁，我从青春的坟墓里爬出来，抖了抖尘土，又是一次新生。回头看，我看到了一个自卑的卡夫卡，一个低微的马丁伊登，一个疯狂话的塞林格，以及一个颓丧的托马斯曼。我常常在两极间奔走，既忘不掉被回忆修饰过的大学校园，也深深厌恶世事尘埃之后的虚伪与自私。我有了经验，有了底线，有了瞻前顾后，以及有了身体的酸痛。站在岬角，大浪如淘洗。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于孤独的参悟：“能够忍受孤独的，不是神灵，便是野兽。”

40岁，再次置身于岬角，我只想说出曾经无能为力现实，稍纵即逝的青春，说出独一无二的彷徨、迷惘和热烈。我曾经一团糟地含混沉浮过，执着不悔地承受过，但现在这一切，就好像海洋掀起的潮浪，就像海面上漂浮的船舶，通通的意向把我抓攥住——凛冽归凛冽，赤裸归赤裸，平静归平静。

我分明感受到了大海对自己的回应，是何等渗透骨髓。



阿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山东文学》《芒种》《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

小说世情

给狗倒碗饭

骆驼

父亲转过老家墙角，一直顺着蜿蜒的石梯路向上，然后转过一个胳膊肘大弯，再从坎上的那条田埂上走过去。因为双手端着一个大碗，父亲的脚步十分缓慢，背看上去更弯了。

抗疫期间，父亲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往返三次。

其实，父亲要去的目的地与我家的直线距离就几十米，但要去到那家，必须绕道数百米，方能到达。

对于父亲的举动，很多邻居都不

母亲蹲在荒草里，像在找金子。

农历年刚过，高家崖还是一片荒凉。来自涧河湾的冷风，掠过水面，穿过崖头，落在干枯的黄蒿丛和母亲的头巾上，衣袖里。风儿撒一撒，草窠抖几抖。连续三年，母亲总这样。不顾春寒料峭，年过七旬的老人，挎着竹篮铁铲来找她的宝贝——茵陈。

茵陈是种奇妙的植物，名字随着月份转换。二月叫茵陈，常用白漆写在中药房的药屋外面和开在中药方上；三月叫白蒿，也是乳名，更是乡下人的叫法。三月之后直到枯黄衰败，就是黄蒿了。它和人一样，随着岁月流转，名字就有不同的叫法。我更喜欢茵陈二字，自带一番古色古香。更新奇的是，每年的茵陈，是从黄蒿木化的枯根上冒出的芽片。

更多人只是把白蒿当成春天的野味儿。拌面蒸熟，绵柔的口感，还有股特别的草木之香，大饭店里一小盘，就卖到二三十元。每年春节刚罢，村里人就会忙不迭四下掘摸，挖来卖钱。

我们村紧邻涧河，河滩松软的沙土里，除了数不清的鹅卵石，就是漫天生长的蒿草。叶子肥厚像黑像菊花叶子的，是驴尾巴蒿；叶子颜色比驴尾巴蒿略浅、叶片较小的叫青蒿；叶子泛着银光，带着药香的是艾蒿。它们的腰杆，直且硬，笔挺着迎风纳雨，总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堪称草中的钻天杨。还有高蒿，无愧于一个“高”字，总是高人一头。叶子狭长，五六片齐围着指头粗的茎秆一溜儿上长，像是一根根绿色的鸡毛掸子栽在地上。它也不咋开花，可

顶头的几片叶子总是嫩黄嫩黄的，倒像是一朵不谢的花。

这些蒿草挤在一起，撑起一方天地，富含着植物纤维，是反刍类牲畜的优等饲料。30年前，每天放学后，去“杀”捆蒿草回来喂牛，是农家孩子长大或懂事的象征。

茵陈不好热闹。或许，它明白自己资质平庸，竞争不过粗枝大叶的同类。或许，它喜欢远眺，遥望更远的远方。所以，越是坡地崖头，它们才会落脚。站高望远，可水往低处流，茵陈的品性，注定它远离了丰裕的人生。茵陈枝叶细碎，一条主干，离土还没三寸，就开始木化，然后七拐八扭地生出新枝条，之后又分叉，像一团交缠的尼龙丝线。

夏天里，一棵成年茵陈远看苍葱，近看却纤弱得紧，姿态与文竹相仿，却没有那股斯文劲儿；花与果实同样细碎如粟——论色泽，真的平庸无奇。当一棵茵陈变为黄蒿后，周身散发着苦辣——恰是熏蚊子的好材料。过去住在窑洞，一到傍晚，蚊子们那嗡嗡的轰鸣，隔着木门，就能让人浑身难受。于是，挎着箩头到麦场扯几把秸秆，再“杀”几棵黄蒿，点堆暗火熏。带着饭菜香味的炊烟，混合着苦辣的蒿烟，一起流散在天边，召唤着地里干活的男人和归栏的牛羊……

高家崖离村四五里，有个破瓦窑，下面连着一片坟地。母亲眼神不济，手脚又慢，她与白蒿一样，都有着自知之明。虽说“二月茵陈三月蒿，四月茵陈当柴烧”，可母亲也太心急了些。

茵陈茶

杨杨

看见连篮子底儿也没盖严实的几根茵陈，我就忍不住嗔怪：您老就不会再等等？出了正月也不迟啊。可母亲一边晾晒着她辛苦弄回来的宝贝，一边摇头说，你们年轻人懂个啥？这东西要是长成柴火还有啥药效啊。

母亲积攒下的茵陈，是给她堂弟我三舅父的。堂弟是母亲叔父的儿子，从小失怙，母亲长他三岁，却格外怜惜他。成年后，堂弟身价千

万，时常来瞧母亲，每次塞钱，母亲总是拒绝。反而，他日益肥胖的身体，让母亲担心不已。三年前，三舅父因肝炎入院，母亲去探病，偶然听见一个人说，茵陈泡茶最对症了，可惜药房的怕是人工培育的，没什么药效……所以，两鬓斑白的母亲，每年都会提前“下手”，在荒草丛里寻找那一棵根银白色的、细碎的茵陈，晾晒后用纸包上，捎给她那身价千万的堂弟……



一飞冲天 石颖 摄

百年风雨路 同心同向行

——追寻红色牧师刘平庚的足迹

吴小平

刘平庚的成长足迹

青砖小瓦、木制门窗、圆卵石顶起木柱、屋中央还有天井，这里是望江县政府挂牌保护的历史建筑刘氏堂轩，这幢清代民居就是红色牧师刘平庚曾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

刘平庚，1899年出生于安徽望江县城大北门街一个普通人家，幼年命运多舛，三岁丧父，九岁丧母，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此时，幸好得到望江基督教教会慈善机构的帮助，不仅资助其生活，还资助其上学所需的全部费用，使其顺利完成了小学、中学阶段的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为了报答教会的养育之恩，1918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立志为宗教事业奉献自己一生。

1922年，刘平庚从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即任中华圣公会皖赣教区常委，先在安庆天恩堂任会长。除做好牧师本职工作外，刘平庚还热衷于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1925年在安庆创建了天恩小学和慈善会，收留贫困家庭子女、赈济贫民、有口皆碑。按教区划分，皖赣教区统管安徽江西两省教务，1927年初，刘平庚牧师调任南昌中华圣公会宏道堂会长。

刘平庚与“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与南京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举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发动“七一五”事变，捕杀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革命的武汉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人间地狱。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全面破裂，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险恶的局势，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独立



贺龙指挥部旧址（资料图片）

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才能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正当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时，却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起义。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织领导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彼时，刘平庚工作和居住在南昌圣公会宏

道堂内，住房和院子比较宽敞，面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刘平庚内心是非常同情共产党的，愿尽其所能为共产党提供帮助。由于教堂和刘平庚牧师的特殊身份，对掩护起义十分有利，所以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宏道堂内，贺龙的卧室和指挥部办公室就在刘平庚的住处，并受到刘平庚热情款待。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时，周恩来、贺龙、朱德、陈毅等人在此处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南昌起义的很多计划就是在这里制定的。南昌起义的成功，刘平庚既是一位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一位历史见证人。

在南昌乘坐地铁一号线到万寿宫站，沿子固路走两三分种就能看到一处僻静的院落，两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坐东朝西，这就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贺龙指挥部旧址，也是南昌起义纪念馆“一馆五址”中的一址，分前后两栋。临街的一栋为圣公会办的宏道中学和宏道堂，后院的楼房是中华圣公会会长刘平庚的住房。站在街口，透过拱形大门，就能看到安放于宏道堂天井里的贺龙塑像。抬头看，在三楼墙面画有几

个箭头，指向三个弹痕，这是当年南昌起义激战实况的实录。当时贺龙指挥部的位置离敌军指挥部只有一街之隔，所以战斗特别激烈。

刘平庚在南昌起义后的日子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后，虽然最终起义部队23000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只剩下800多人，但作为革命军队的火种，他们在朱德的带领下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从此开始了“星火燎原”之势，奠定了一步步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刘平庚在起义后多次前往教会办的南昌医院看望慰问受伤的起义军战士，还藏匿和保护过一位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的起义战士，并平安将他送出南昌，送往安全地带。

1931年，刘平庚被送往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进修了一年回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刘平庚任赣州圣公会牧师，在旅居赣州美籍华人张福良先生的领导下，组织宗教界人士成立了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得到了上一级的经济支持，大力开展社会救济工作，对因战争而流亡内地的青年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和帮助。上海教育家顾惠人先生带领一批流亡学生途经赣州，在国教会的支持下，于1942年创办了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当时便是该校的一名学生。1944年日寇攻占赣州，刘平庚举家迁居宁都，国教会暂时停止工作。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刘平庚又重回赣州，不久张福良先生返回美国，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经改选由刘平庚接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7年，国家决定将“八一”南昌起义贺龙指挥部旧址恢复为纪念馆，刘平庚立即回到家乡，寻找当年带回家的贺龙起义军用过的物品送给纪念馆，特别是贺龙当年临别时赠予刘平庚的精美瓷器尤其引人注目。

据刘平庚次女刘亚芳回忆，这套精美的英国茶具共四只，呈圆碗形，碗托呈盘形。碗口边沿有一圈一厘米左右黑底红花绿叶图案，并镶有金边。此茶具是八一南昌起义前贺龙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临走之前，贺龙将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诸如茶具等心爱之物赠送给刘平庚：“我们在这里打扰了你，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这些东西送给你留作纪念。”刘平庚对此不胜感谢，依依惜别，并祝福贺龙早日取得革命胜利。为保险起见，刘平庚每次搬家均小心翼翼，将茶具视如珍宝，并妥善保管。1975年，刘平庚牧师在南昌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有关他的故事虽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他在94年前为南昌起义胜利所作的功绩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
主办：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
协办：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

父亲当即说，你没钱就直说，不要要这些横。集资款800元，我给你垫付了，你啥时有，啥时给。没有，就当咱捐给集体了。

春林子说，我昨晚数了一下，我们院子里和周围要走这条路的，至少54人，啥时把钱给我凑齐了，我就起来。然后，他摸出一支烟，点上，仰面朝天，吐着烟圈。

哪个不知道春林子啊，包工头一声令下，工程队和工程车马上去其他村民小组去了。时至年关，人家工程队借着呢。

就这样，通往我老家村民小组的那条路，多年以后才铺好。

我老家那个村，只要是关于乡村发展的，比如修水、修路、捣乱的一定有春林子；只要有告状、惹事的，比如上访、打架，主角多半是春林子；哪家园子里菜少了，圈里的鸡丢了，明知道是春

林子干的，乡亲们问都懒得问，就当喂野狗了。很多次，派出所要将他带走，但还是被春林子气坏了的乡亲们，一起出面替他求情——春林子还有一个79岁的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啊。

就这样一个人见人骂的角色，人们看见他家的石头都会来气，谁还愿意管他家的狗呢。

父亲却一直坚持着这件事，乐此不疲。

昨夜，很晚了，我哥打来电话，要我马上看几段他发来的视频。

第一段视频里，春林子已经回到了老家，他坐在他老妈身边，说，谢谢村干部在他们被隔离期间，发来的那些大家照顾他老妈、照顾他家的狗的视频。春林子痛哭流涕，直骂自己以前猪狗不如，关键时刻，还是乡亲们在帮他，连他的狗，都管得那么好。

第二段视频里，春林子像疯了一

